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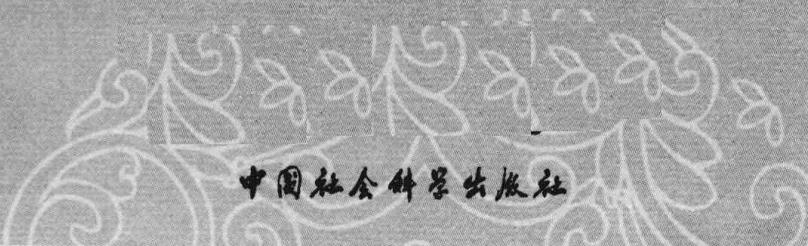
闽语的历史层次 及其演变

戴黎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闽语的历史层次 及其演变



戴黎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语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 / 戴黎刚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

ISBN 978 - 7 - 5161 - 0749 - 2

I. ①闽… II. ①戴… III. ①闽语—语言史—研究
IV. ①H1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5356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王俊超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64040843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 - 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34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曾获复旦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上海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闽东话语音的比较研究”（11YJC740017）、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闽东话语音的比较研究”（11JCYY01YB）资助成果。

序

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研究，是近年来方言学界和音韵学界的热门课题。我最初是从罗杰瑞的一篇论文《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接触“方言的历史层次”这个概念的，这篇论文发表在1979年第1期《方言》杂志上。论文虽然只是提“时代层次”，没有提“历史层次”，但是核心内容与后出的所谓“方言的历史层次”，并无二致。此文指出，在闽语厦门话里“石”字有三种读音，即：

石 tsio? 石砚（砚台） sia? 石（文读） sik

第一种读音是汉代北方汉人入闽时带来的，第二种读音是西晋末年永嘉丧乱后北方大族南逃入闽时带来的，第三种读音是唐末科举制度入闽后产生的。这三种读音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时代层次。当年罗先生的这篇论文，对我来说可以用“振聋发聩”来形容。原来方言字音还可以结合历史上的文化浪潮，分时代层次来研究。这启发我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吴语字音的时代层次，首先想到的是：“车”字在温州方言中除了“车马炮”的“车”读 $t\zeta y$ ⁵⁵ 以外，还有两读，即 $tshei$ ⁵⁵，用于风车、水车、车銮、倚车儿（供幼童站立的小车，四周有护栏）等词； $tsho$ ⁵⁵，用于板车、黄包车、脚踏车、汽车等词。“车”字在《切韵》音系属麻韵（开三）昌母。在温州话中麻韵（章组）字如“遮”、“蛇”、“社”、“射”等一律读 ei 韵。所以“风车”等词中的“车”读 ei 韵是符合音变规律的。这是地道的温州音，凡温州古代就有的“车”一律读这个韵。到了现代，温州从上海输入现代的交通车辆脚踏车、汽车等，也同时输入“车”字的上海音，麻韵中的章组字在今上海音中都读 o 韵。因此温州的麻韵（开口三等，除影母外）多了一个时代层次。

上述厦门话和温州话里的历史层次，形成的原因都是借用，即新的历史层次的产生是借用别的方言，而不是自身音变的结果。

后来看到郑张尚芳《温州方言歌韵读音的分化和历史层次》（《语言研究》，1983年第2期）一文。就我所知，在中文的文献里，“历史层次”这个术语，是这篇论文首先提出来的。本书的作者认为该文“对果摄的历史层次进行了里程碑式的揭示，开启了汉语方言层次研究的先河。”我完全

同意这个评价。该文认为温州话歌韵（亥戈韵）有四个历史层次，即 ai（饿）、a（拖，白读）、o（蓑）、u（河）。类似的情况有戈鱼虞模韵，从现代读音来看，有 u（部）、øy（布）、o（募）、ɿ（梳）四个层次。这些历史层次形成的原因基本上是音变的“滞古”或“创新”，即新的历史层次的产生是方言自身音变的结果。

上述两篇论文和两类例子可以代表“历史层次”的两大来源类型，即外源型（借用）和内源型（滞古或创新）。

“方言历史层次”如果作为新的汉语史观来看待，似乎内源型不应包括在内，因为一种方言内部会有历史演变，这不是新的语言史观。但是如果排除内源型，在从事具体研究的时候，会发生困难。就拿研究成果较多的文白异读来说，方言中的一字两音或多音是否为文白异读造成，有时难以判别。例如上海话的“婿”有çy5 和çɪ5 两读，一种可能是文白异读，另一种可能，çy5 是从苏州话借入的，还有一种可能是çy5 是çɪ5 自身演变的结果。前两种可能是外源的，第三种是内源的。其中第二种来自“上层”，而非“顶层”，不属传统观念的“文白异读”。又如郑张尚芳曾研究的温州方言歌韵读音，如细分除了他所指出的四种以外，还有 uɔ（可）和 øy（婆）两种。“uɔ（可）”是文读音，“øy（婆）”是从自身的“u”演变而来的，这是没有疑问的。ai 和 a 是“滞古”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o 和 u（拖），也很可能是在南宋时期，通过北方方言来源的杭州话借入的。这样一来 o 和 u 也不是内源（创新）的，而是外源的。“内源”和“外源”从理论上说容易分，但实践起来需要逐一考证，也不是容易的事。

黎刚好学、勤学，对学问有追根究底的钻研精神，每有心得必形诸笔墨，与同行分享。近年来论著颇丰，且多精品，令同侪刮目相看。本书是以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写成的，基础扎实，内容丰富，研究深入，堪称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故我乐意为之作序。

游汝杰

2012.3.5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层次分析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	(1)
1.1 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基本观点	(1)
1.2 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分析方法	(5)
1.3 历史层次分析法存在的问题	(12)
1.4 小结	(13)
第二章 果摄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	(14)
2.1 果摄的历史层次	(14)
2.2 小结	(24)
第三章 假摄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	(25)
3.1 假摄的历史层次	(25)
3.2 小结	(27)
第四章 遇摄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	(28)
4.1.1 模韵的历史层次	(28)
4.1.2 小结	(29)
4.2.1 鱼韵的历史层次	(29)
4.2.2 小结	(33)
4.3.1 虞韵的历史层次	(33)
4.3.2 小结	(37)
第五章 蟹摄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	(38)
5.1.1 蟹摄开口一二等字的历史层次	(40)
5.1.2 小结	(48)
5.2.1 蟹摄开口三四等字的历史层次	(48)
5.2.2 小结	(50)
5.3.1 蟹撮合口字的历史层次	(50)
5.3.2 小结	(53)
第六章 止摄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	(54)
6.1.1 止摄开口的历史层次	(54)
6.1.2 小结	(66)

6.2.1	闽语止摄合口的历史层次	(67)
6.2.2	小结	(69)
第七章	流摄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	(70)
7.1.1	流摄开口一等的历史层次	(70)
7.1.2	小结	(75)
7.2.1	流摄开口三等的历史层次	(75)
7.2.2	小结	(77)
第八章	咸摄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	(78)
8.1.1	咸摄开口一二等的历史层次	(80)
8.1.2	小结	(85)
8.2.1	咸摄三四等的历史层次	(86)
8.2.2	小结	(90)
第九章	山摄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	(92)
9.1.1	山摄一二等的历史层次	(92)
9.1.2	小结	(100)
9.2.1	山摄三四等的历史层次	(101)
9.2.2	小结	(104)
第十章	莆仙方言的语音层次及其演变——以“五”为例	(105)
10.1	莆仙话“五”字文白读	(105)
10.2	莆仙话“五”字白读音的来源及其演变	(107)
第十一章	莆仙话撮口呼的历史来源——兼论原始闽语构拟中的一些问题	(110)
11.1	莆田话 ya 音类的性质	(110)
11.2	原始闽语构拟中的一些问题	(114)
第十二章	闽南话鼻化韵的历史演变	(126)
12.1	漳州话山摄-ŋ韵尾的历史层次	(128)
12.2	漳州话山摄-ŋ韵尾的性质	(131)
12.3	小结	(134)
第十三章	闽南话曾摄、梗摄-n/-t 韵尾的历史层次及其来源	(135)
13.1	闽南话曾摄、梗摄读为-n/-t 韵尾的历史层次	(136)
13.2	东南方言曾摄、梗摄读为-n/-t 韵尾的来源及其年代	(139)
13.3	小结	(144)
第十四章	福安话撮口呼的消变	(147)
第十五章	莆田话《新约全书附诗篇》(1912年) 所见音系	(157)
15.1	传教士和莆田话《圣经》	(157)

15.2 译者问题	(158)
15.3 《新约全书附诗篇》所记的莆田话音系	(158)
15.4 连读音变	(169)
15.5 一百年间消失的若干词汇	(171)
第十六章 再论汉语声调的借贷原则	(173)
16.1 声调借贷原则再辨	(173)
16.2 相似性借贷：长沙话、益阳话的例证	(177)
16.3 小结	(183)
附录 1 各片闽语的代表音系	(184)
附 1.1 莆田话音系	(184)
附 1.2 泉州话音系	(185)
附 1.3 福州话音系	(186)
附 1.4 建瓯话音系	(187)
附 1.5 永安话音系	(188)
附录 2 福建省汉语方言分区示意图	(190)
附录 3 主要地名分片索引	(191)
参考文献	(192)

第一章 历史层次分析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汉语方言的层次问题逐渐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参与讨论，比如，Jerry Norman（罗杰瑞，1979）、郑张尚芳（1983）、徐通锵（1991）、丁邦新（2002）、梅祖麟（2001）、王福堂（2003）。有的讨论方言层次的定义，有的讨论层次的分析方法，有的讨论层次之间的竞争演变。总的说来，历史层次分析法尚处于草创阶段，讨论方言历史层次理论的学者多，讨论历史层次分析法以及具体分析历史层次的学者少。本书拟从历史层次分析法的理论、分析方法以及其存在的问题等几方面，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1.1 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基本观点

历史层次分析法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对语言历史形成的看法，即语言史观；其二，历史层次分析法。这两个方面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历史层次分析法首先是一种语言史观，其次才有这种史观指导下产生的层次分析法。历史层次分析法是在历史比较法分析汉语方言时遭遇种种困难的背景下提出的。

历史层次分析法产生的背景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 19 世纪兴起的一个学术流派，它研究的内容是语言或方言之间的亲属关系及其历史演变，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比较法。这是语言研究中最早产生的一种科学方法，它是在广泛研究印欧语系语言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最能体现这种语言史观的是施莱哈尔的谱系树（family tree）理论。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施莱哈尔运用类似生物学中的物种分类的模式给印欧语作了个形象的描述。他把整个印欧语系比做一棵树，树干是印欧母语，树干下分成若干个大枝，各大枝下面又分成若干小枝。我们简要地以图 1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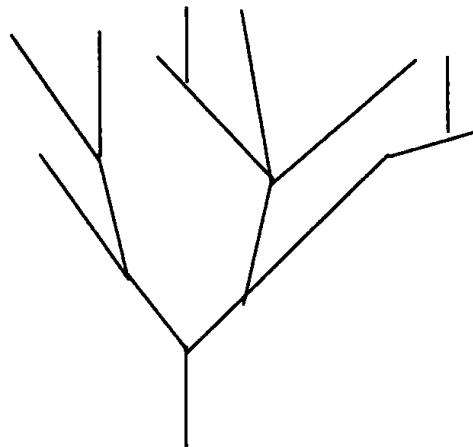


图1 原始印欧语

历史比较法是建立在语言同质说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完全同质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异质性是人类语言的共性之一。虽然印欧语系语言的层次并不显著，异质的成分也比较容易鉴别，但是印欧语同样是有层次的，比如不同年代的借词。波浪说(wave theory)、方言地理学(dialect geography)正是从语言接触、语言扩散的角度，纠正历史比较法在语言形成史观中的简单化倾向。

汉语的历史形成和印欧语系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汉语方言历史上经过了多次大规模的融合，这种融合可以是方言之间的融合，也可以是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融合。另一方面，汉语方言也接受来自历代北方权威方言持续的影响。因此，汉语方言，特别是东南部方言，其历史来源非常复杂。所以，历史层次分析法认为，传统的历史比较法不宜直接用来比较汉语方言，历史比较法只能在同一个历史层次内进行。如果一种语言存在两种以上来自不同年代和地域的历史层次，那么，我们首先要把这些历史层次分清楚，然后再通过层次关系字，寻找对应的历史层次。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在不同的历史层次内部各自运用历史比较法。历史层次分析法认为，只有这样分层以后，历史比较法才有可靠的比较基础。

历史比较法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构拟原始母语。但是，传统的历史比较法并不注意汉语的层次，对汉语同一个音系的音类内部的层次不加区别。假设有A、B两种方言，A、B各包含三个语音层次，分别为A₁、A₂、A₃和B₁、B₂、B₃。1、2、3分别代表先秦、唐宋、近代三个历史层次。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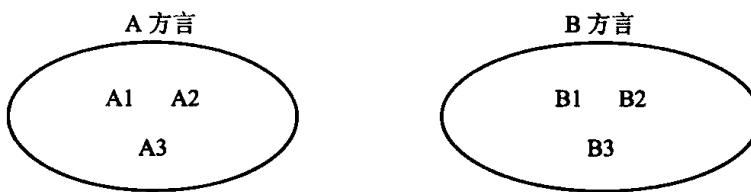


图 2 汉语方言语音比较图

很显然，将 A 方言先秦的语音层次和 B 方言近代的语音层次一视同仁，或者将 A 方言近代的语音层次和 B 方言唐宋的语音层次等量齐观，以此为基础来构拟原始母语，必然是错误的。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构拟的中古音，就有层次不分的问题。以高本汉构拟中古音果摄开口二等（即假摄开口二等）所使用的材料为例（稍作修改）：

假摄开口二等*-a

- ia, -a, 例如：“家”归化 tɕia, 北京 tɕia, 南京 tɕia, 安南 za, 广州, 汉音, 高丽, 厦门 ka, “纱”北京 ŋa;
- io, -yo, 例如：“家”太谷 tɕio, 宁波 tɕyo, ko, “纱”温州 so, 宁波 so, 上海 so;
- ɛ, -e, 例如：“家”厦门（又读）, 汕头（又读）ke, 吴音 ke, “纱”厦门（又读）, 汕头（又读）se, 吴音 se。

上述构拟表有许多的问题。首先，“家”厦门话既有读为 a 音类，也有读为 e 音类。但是，高本汉认为厦门话假摄这两个音类的又读无关紧要，都可以直接作为构拟中古音的素材。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厦门话假摄读为 a 音类是属于文读层，而读为 e（今读为 e 音类）属于白读层。请看下面厦门话的比较表（见表 1.1），材料引自《汉语方音字汇》（2003）：

表 1.1 厦门话假摄文白读比较表

	马	茶	家	下
白读	be3	te2	ke1	he6
文读	mä3	ta2	ka1	ha6

厦门话假摄的 a 音类是受官话影响而产生的，年代应该相当晚近。而 e 音类则是闽语的早期层次。这两个音类对原始母语构拟的价值显然是不一致的。宁波话也有类似的问题。同是假摄二等的“家”字，既有 o 音类一读，也有 yo 音类一读，两者的差异非常显著，但是高本汉却漠然视之。

其次，高本汉用来构拟的材料不全，选择的往往是对自己构拟有利的音类，不利的证据常常被忽略不计。事实上，厦门话假摄除了读为 a、e 音

类之外，还有 ua 音类一读，而且，假摄的 ua 音类是闽语最古老的历史层次之一。但是高本汉对假摄该音类只字不提。比如，厦门话“麻”白读 muā2，“沙”白读 sua1。该层次的字闽语各地的对应如下（横线表示没有该层次的音类）：

表 1.2 闽语假摄白读音比较表

	仙游话	厦门话	福州话	建瓯话	永安话
麻	muā2	muā2	muai2	muə3	buɔ1
沙	ɿua1	sua1	—	suə1	suɔ1
洒	ɿua3	—	sua3	—	—

汉语方言的历史层次都比较复杂，同摄里的音类可能属于不同的历史层次，有的可能是上古音，有的可能是中古音，也有的可能是很晚近才产生的。如果该音类属于上古音或者近代音，而我们把它当作是构拟中古音的语料，那么这样的构拟，其可信度是可想而知的。

历史层次分析法认为，历史比较只能在同一历史层次之间，历史比较的前提就是区别同一方言的不同历史层次。在各个次方言的历史层次都区别清楚之后，再通过层次关系字，联系不同次方言中相同的层次。然后再在这些相同的历史层次间从事历史比较，构拟原始母语。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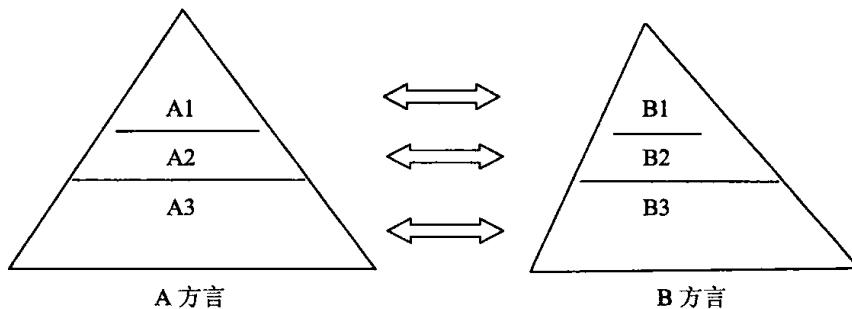


图 3 汉语方言语音分层次比较图

以下讨论历史层次的定义和类型。

层次 (stratum) 这个术语移植自考古学。语言的历史层次指叠置在一个共时系统中不同来源的语言成分。虽然，汉语方言语音分层次比较图 (图 3) 我们也借用考古学的层次示意图表示语言的层次，但是这两种层次有很大的不同。考古学的层次是一个层次压着一个层次，多重层次处于不同的时间平面上。也就是说，考古学的层次是从纵截面截取的；而语言的层次却是处于同一个共时的平面上。上述的语言层次示意图完全是我们经过梳理之后重排的结果。

语言的历史层次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从语言结构系统来看，可以分为语音系统的历史层次、词汇系统的历史层次、语法系统的历史层次。历史层次也可以按产生的年代来分，比如上古的历史层次、中古的历史层次、近代的历史层次。历史层次还可以按来源来分，比如，汉语方言中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成分，一般称之为底层；而本民族自身历史传承的语言成分，相应地称为上层；受权威方言影响而产生的层次，可以称为顶层，这是个借自社会语言学的概念；另外，邻近方言之间由于接触而产生的层次，可以称为旁层。上述四个层次，大体可以区分一个共时系统中不同来源的成分。尽管具体的称谓上还有些分歧，一般都认为上述四层应该属于历史层次。至于滞后性音变或者条件性音变，一般倾向于认为不属于历史层次的范畴。以浊声母北京话今读为例：

表 1.3 北京话全浊声母今读比较表

	并平	并仄	定平	定仄	澄平	澄仄
送气	+	-	+	-	+	-
不送气	-	+	-	+	-	+

从表 1.3 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古全浊声母北京话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并非是北京话浊声母今读包含两个历史层次，而是条件性音变。另外，滞后性音变的音类之间是演变的关系，而不同历史层次的音类之间是竞争的关系。这一点徐通鏘（1989）已经有过详细的论证，我们不再赘述。

历史层次的各种分类标准并不矛盾，实际上，我们总是从不同侧面综合讨论语言的历史层次。比如，我们可以讨论闽语音韵系统的历史层次，同时我们还希望了解闽语各个历史层次的来源以及它们产生的年代。

1.2 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分析方法

历史层次分析法为历史比较法提供分析前提，但是，历史层次分析法不只是历史比较法的简单补充。可以说，历史层次分析法和历史比较法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分析方法。

首先，两者的分析原则不同。历史比较法通过外部比较，即不同方言之间的比较来拟测原始母语的音值。也就是说，要从事历史比较法，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方言。比较的方言点越多，拟测的结果就越准确。在这一点上，历史层次分析法与历史比较法刚好相反。历史层次分析法可以说是一种内部比较法，这一点与内部拟测法有些类似。它一般是在同一音系内

部，以中古韵摄为单位，通过音韵地位相同的不同音类之间的比较，分析出不同历史层次。从理论上讲，它是完全可以在同一个音系内部进行比较，并不需要几种不同方言进行比较。历史层次分析法也引用其他方言进行比较，其目的有两个：其一，验证本方言的历史层次。此类引用的材料一般仅限于同一个次方言内部，比如闽语、吴语、客家话。这是因为同一个次方言内部各方言点的音类比较类似，可比性较强。如果在不同的次方言之间比较，可能因为各自的音类差别过大，无法找到对应关系，从而失去层次比较的基础。另外，这种次方言内部层次的比较和联系，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为我们寻找同源词以及拟测原始母语提供真正可靠的基础。这也是本书努力要完成的目标之一。其二，寻找本方言各历史层次的来源。此类引用的材料一般限于权威方言（顶层）或者邻近方言（旁层），偶尔也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底层）。

其次，两者分析的目的不同。历史比较法的最终目的是要拟测原始母语，而历史层次分析法所关心的是层次的离析，以及各个层次的来源和年代。

历史层次的具体分析方法。

1. 如何确定不同的历史层次

我们所说的层次包括两方面：历史上外来影响所产生的历史层次和因语音的内部音变所产生的层次。前者可以称为历史层次，后者只称为音变层次，以示两者的不同。上文我们说过，内部音变产生的层次是演变的关系，而历史层次之间是竞争的关系。一般说来，从共时的平面来看，一个音类历史上的内部演变，我们是无法直接看到的，因为由内部演变所产生的新形式总是不断地代替原有的旧形式。不过，有一种情况例外。如果已经发生内部演变的音类，因为某种原因而同时保留了其原有的音质，那么这个音类就会同时有两个不同的层次，即这个音类还同时保留了滞古层。一个音类是否滞古层，大抵可以通过音理分析得到解释。这是因为音类的滞古形式和音类的创新形式之间一定是演变的关系。既然是音变的关系，滞古层和创新形式之间就存在音理的关系。所以只要音类的演变不至于太过剧烈，我们还是能找出二者之间的演变轨迹。

不过，当我们面对一个历史层次复杂的语言材料时，首先要处理的并不是滞古层和外来层之间的区分，而是将同属于一个音韵地位的语音材料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其次我们才分析该层次是属于滞古层还是属于方言之间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层次。应当承认，要认清一个音类究竟是属于滞后性音变还是属于历史层次，有时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两个音类之间明显有音理上的演变关系，所有构成

对立的音类都属于历史层次。

历史层次分析法划分层次最重要的依据是音类的对立关系。如果两个字 a 和 b 所属的音韵地位相同，那么从理论上讲，在相同的音变规律的作用下，这两个字历史演变的过程应该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不管任何时候， a 和 b 的读法应该是一致的。如果这两个字的读法不一致，那么有两种可能：一是其中的一个字受了其他方言的影响而产生异读；二是其中的一个字因语音的内部演变产生了比较新的层次，而另外一个层次保留了滞古层。而这两个层次都是我们分析历史层次所要面对的。从理论上讲，凡是同一个摄中出现不同音类的，我们都应该给它划分成不同的层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立原则。

以闽语莆仙话“鹅”、“俄”为例，这两个字都属于中古果摄开一歌韵见系，如果受相同音变规律的指导，那么，现代莆仙话中这两个字的读法仍然应该是一致的。事实并非如此，莆仙话“鹅”读为 $kya2$ ，“俄”却读为 $kə2$ 。根据对立的原则，我们应该把它们划归两个不同的层次。文白异读现象最典型地体现层次的对立原则。再以闽语莆仙话“我”为例：“我”在莆仙话中有文白两种读法：文读 $ŋɔ̃3$ ，白读 $kua3$ 。根据我们所做的分析，果摄读为 ua 音类体现的是上古音层次（和假摄同读为 ua 音类，果假不分是上古音的特征），而文读 $ŋɔ̃3$ 则是反映了宋代中原官话的影响。

实际上，在对立原则中，所谓的音韵地位相同一般指中古的声类和韵类条件相同，而调类是否相同则往往是被忽略的。声类相同指的是声母的发音部位相同，比如分为帮组、端组、见组。至于精组、知组、庄组、章组应该如何分组，则要根据不同方言的具体情况。有些方言这四个声组都读为 ts 或 $tʂ$ ，比如部分吴语，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不必再将这四组声类细分。至于闽语，知组要独立出来，其他三组就不必细分，除非有特殊情况。

以上是判断韵母的音类是否构成层次的方法。分析声母的历史层次，其实用不着这么烦琐，大多不必考虑韵母的类型。因为声母的历史层次相对比较简单，容易观察。如果中古的一个声类因不同的韵类而产生不同的读法，则说明这两个读法互补。比如北京话的 ts 、 tsh 、 s 和 $tʂ$ 、 $tɺh$ 、 $ʂ$ 两套声母， ts 、 tsh 、 s 这套出现在开口呼和合口呼韵母前， $tʂ$ 、 $tɺh$ 、 $ʂ$ 这套出现在齐齿呼和撮口呼韵母前。其音变的过程大多很容易解释。另外，声调可能影响到韵类的互补，但是一般不构成韵类的对立。如果分析韵类层次的同时，也考虑调类的不同，那么我们只能分析同音字的历史层次了。如此则过于烦琐，实践证明，这样的分类也没有必要。

划分层次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是音类之间的互补关系。这与我们划分音位变体的方法相似。如果两个音类出现的条件刚好是互补的，那么我们

应该将这两个音类划归同一层次，而不是根据对立的原则将其划归两个层次。以北京话为例，假撮开二麻韵北京话读为 a、ia 两个音类，这两个音类出现的条件具有互补关系：

表 1.4 北京话假撮麻韵今读比较表

音类	声母条件	例字
a	非见系	马拿茶查
ia	见系	家下鸭

从上述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麻韵北京话 a、ia 两个音类的出现条件，是以能否和见组、晓组、影组声母搭配为条件，麻韵和非见组、晓组、影组声母搭配时读为 a，和见组、晓组、影组声母搭配读为 ia。可见两种不同的读法是由于声母的不同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引起的，因此我们应该将其划为同一个历史层次。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声母产生的音类变体之外，有些方言声调的不同也可能造成音类变体。以福州话为例（陈泽平，1998），“恭”、“容”、“勇”、“供”、“共”同属通撮合口三等钟韵，《戚林八音》中都归“银”韵目下，该韵类福州话凡属阴平字、阳平字、上声字读为本韵 yŋ，凡属阴去字、阳去字读为变韵 øyŋ。福州邻近的方言也有类似的情况。请比较：

表 1.5 闽东话变韵比较表

	恭阴平	容阳平	勇阴上	供阴去	共阳去
福州话	kŋ	yŋ	yŋ	kœyŋ	kœyŋ
屏南棠口话	kŋ	øŋ	yŋ	kŋ	kŋ
连江晓澳话	kŋ	yŋ	yŋ	kŋ	kœyŋ

福州话阴去、阳去变韵为 øyŋ 音类，屏南话阳平、阳去变韵为 øŋ 音类，连江话阴去变韵为 yŋ 音类，阳去变韵为 øyŋ 音类。可见，声调的不同也会产生音类的变体。

至于声调不同造成音类变体的情况很常见，不再举例。

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文白异读来划分历史层次。同一个摄读法相同的两个字，可能会因属于文读或白读的不同而分别属于两个层次。以闽语泉州话豪韵为例。泉州话豪韵有 au 音类一读，不过，这些同是读为 au 音类的豪韵字又有文白读的区别。请看下面读为 au 的豪韵字：

白读：老草扫

文读：抱牢好浩冒操袄